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六十九回 黃鳳仙扮觀世音 黃鳳仙戰三大仙

詩曰：石門一望路迢迢，峯嶺高聳碧霄。
泉掛珠簾當路口，煙拖練帶束山腰。
香爐捧出仙人掌，輦路行來織女橋。
午夜月明天似水，鶴歸松頂聽吹簫。

王明問道：「上山可曾看見個甚麼人哩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不曾看見個人，只看見一個物件。」王明道：「是個甚麼物件？」黃鳳仙道：「是我才在石門之下，看見一隻金絲犬，有頭有尾，有花有紋。他在那裡閒遊閒走，我看見它，它不曾看見我。是我捻個訣試它一試兒，它一躍而起，起在半天之上，不見下落。這就是我看見的物件。」王明道：「前日金角大仙騎的是只金絲犬。這等看起來，果真是他的洞府無疑了。」黃鳳仙道：「石門上明明的寫著『紅羅山』，這個不消疑了。只是你在門裡來，可曾打探得有些甚麼事跡沒有？」王明道：「洞門關著，不得開，故此不曾打探得一些事跡。」黃鳳仙道：「你敲開他門，有何不可？」王明道：「也曾敲來，只是敲不開哩！」黃鳳仙道：「你用個甚麼東西敲？」王明道：「是個石塊兒。」黃鳳仙道：「那石塊兒可曾下鍋煮來？」王明道：「這等一個荒山上，又到哪裡去煮來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原來不曾煮過，是個生敲，生敲他怎麼肯開？」王明道：「怎麼生敲就不開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你不聞『生敲月下門』？」王明道：「好個『僧敲月下門』。我們回去罷。」黃鳳仙道：「元帥軍令，我見或是民居，或是廟宇，或是神仙，或是鬼怪，打探一個的實來報。這等一個模糊，怎麼就回得話哩？」王明道：「不見他的面，曉得他是個甚麼人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依我愚人之見，這三個人不是甚麼仙家正派。」王明道：「怎見得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人內不足者外有餘，內有餘者外不足。怎麼是個內有餘者外不足？怎麼內不足者外有餘？洞開重門，正如我心，少有邪曲，人皆見之，這卻不是個內有餘者外不足？小人閒居為不善，無所不至，見君子而後厭然，掩其不善而著其善，這卻不是個內不足者外有餘？這三個人緊閉了重門，正是鎖沮閉藏之貌，豈是一個正派的仙家？」王明道：「夫人之言有理。只是不曾見得他，不好回話。」黃鳳仙道：「我還有一個道理。」王明道：「是個甚麼道理？」黃鳳仙道：「我和你尋一個深岩，待我坐在岩裡，充做個觀世音。你把個頭髮攏起來，把個紅臂甲兒穿起來，充做個紅孩兒。他若是沒有個嫡門正派，他自來禱告於我。聽他禱告，便知端的。」王明道：「此計大妙，只是怎麼令他曉得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你帶著那個隱身草，只在這門里門外晃著，但只是有人來之時，你就拿出草來，一下子不見了個形。走一會，卻又收起草去，令他看見些形。走一會，又拿出草來，直走到岩邊前，卻又收起草去，走進洞裡來，這卻不令他曉得了。」王明道：「妙哉！妙哉！」兩個人依計而行。

不出百步之外，就有一個深岩：
窈窕縈紆鎖翠崖，幽深虛敞絕纖埃。

黃鳳仙端端正正坐在裡面。王明帶著草，剛剛的走到岩上，早已驚動了個鹿皮大仙。怎麼就驚動了他？原來王明穿了個紅臂甲。鹿皮大仙第一搶眼。鹿皮正在打聽寶船轉來，一眼就瞧著，故此先驚動了他。王明眼又快，看見有個人，即忙的就拿出草來，鹿皮大仙轉眼又不見了那個穿紅的，心上狐疑，三步兩步，跑到岩邊來。只見深岩之中，坐著一個觀音大士，左側站著一個紅孩兒。

鹿皮大仙跑進來，唱上一個喏，說道：「果然語不虛傳，人人都說道這是個潮音洞。今日果然有個大士在這裡現身。」道猶未了。」翻身而去。去到洞裡面，見了那兩個師兄，把觀世音的事，細說一遍，金角大仙說道：「我們正在出兵之時，正要問一個禍福。」銀角大仙道：「如今就行，遲了就是來意不誠。」

果真的三大仙，齊齊的來到石岩之下，禮拜已畢，說道：「弟子兄弟三人，原係凡胎，後遇異人，傳授我一班仙術，又得了一班寶貝。前日蒙金眼國王聘召，以退南兵，不料本洞之中有一個千歲的獼猴，見弟子們不在洞裡，欺弟子們的道童，謀占未遂，放起火來，把弟子們的窠巢，一班大小徒弟，盡為燬燼之末！弟子們正然出兵，只見一陣信風所至，弟子們無計可施，只得抽身而回，未有寸功，虛負國王之請。今日又是天緣湊巧，這些南船都在這個山下經過，是弟子們三陣海風，刮住了他的船。這如今準備著擒他的將領，碎他的船隻。一則報金眼國王之仇，二則全西洋大方之體面。弟子們這個地方，原是西洋印度之地，釋迦佛得道之所，善不過的，怎麼容得這等一千殺生害命的人在這裡作吵呢？伏望大士大慈大悲，救我一方生靈，保佑弟子們一戰成功，不勞餘力！功成之日，替大士修飾仙岩，莊嚴寶相。弟子們不勝虔懇之至！」禱告已畢，又齊齊的磕了二三個頭，出門而去。

三個大仙去了，黃鳳仙道：「你看好大仙哩！」王明道：「虧了夫人妙計，盡得其情。不但只是盡得其情，他還拜做你的徒弟哩！」黃鳳仙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他們拜做我的徒弟還不至緊，你還做了我的紅孩兒哩！」王明道：「多了一個『紅』字。」兩人取笑一場，逕下山來。

回到寶船之上，已經二更多天氣。見了元帥，把個假扮觀音大士的事，三位大仙禱告的情詞，逐一的細說了一遍。元帥大喜，說道：「這也叫做『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！』吩咐重賞紀功。王爺道：「那千歲的獼猴，就是金眼國的災星，就是我們的福星！天下事有這等湊巧的！」老爺道：「前事罷了，只說他明日要來擒我們的將領，碎我們的船隻，卻把怎麼抵敵他去？」王爺道：「邪不能勝正。還要苦求天師、國師一番。」老爺道：「有理。」

即時請到天師、國師。相見禮畢，三寶老爺把這三大仙的始末，告訴一番。天師道：「他們既是凡胎，終久不為厲害也。先與他廝殺幾場，看他的是個甚麼仙術，看他的是個甚麼寶貝。其後來，容貧道再作區處。」國師道：「若只是搬斗術法，摩弄寶貝，還自可得。只怕他水裡攝出風來，岸上噴出火來，就有些不便。這個卻都在貧僧身上。」老爺道：「多謝扶持！」各自散去。

到了明日，果然三個大仙一擁而來，一字兒擺著：金角大仙騎著一隻金絲犬，居中；銀角大仙騎著一個玉面狸，居左；鹿皮大仙騎著一個雙飛福祿，居右。後面都是些毛頭毛腦的番兵，也不計其數。三個大仙高叫道：「南朝的好漢，你出陣來。我前日在金眼輕恕於你，你今再走到哪裡去？」道猶未了，南朝也是三員大將統領了三路雄兵：第一員是游擊大將軍雷應春，一匹馬，一張月牙鎗，居中；第二員是狼牙棒張柏，一匹馬，一把狼牙棒，居左；第三員應襲公子王良，一匹馬，一桿丈八神槍，居右。南陣上三通鼓響，吶喊一聲，天搖地動的一般。金角大仙看見，大笑了三聲，說道：「汝等都是些螻蟻微命，敢來衝我的泰山。我若略略的舉起手來，教你們都成齏粉。」道猶未了，把座下的金絲犬著一鞭。只見那畜生口裡吐出一道青煙來，金星噴噴，尾巴頭彪出一道火來，赤燄騰騰。南陣上看見，心裡都是有些吃驚，一時不敢向前去。只有張狼牙心雄膽壯，怒髮如雷，罵說道：「無端賊道，敢出這等大言。你既是泰山，怎麼又借個狗勢？我若懼怕於你，誓不為大丈夫！」狠上一聲，提起那桿狼牙釘，橫築直築，築上前去。分明築得有些意思，哪曉得那個烏錐馬吃了金絲犬的火爆一燒，撲的一聲響跌在沙場之上。這一跌不至緊，把個張狼牙顛將下來。張狼牙正在怒頭上，顧不得甚麼馬不馬，挺出個身子一跳，跳將起來。丟了個馬，兩隻腳步行，兩隻手掄著狼牙棒，直釘到金絲犬頭上，金絲犬吃了兩釘。又釘到金角大仙的面上，金角大仙笑一笑，說道：「這將軍倒也是個不怕死的。我且教你受些磨折，你才認得我哩！」道猶未了，一口法水噴將出來。這一噴之時，莫說張狼牙，就是跟隨的軍士，一個個的都跌翻在地上，再有哪個曉得些人事呢？張狼牙心裡其實明白，爭奈腳底下無力，走不動哩！只見一伙毛頭毛腦的番兵，捆捆縛縛，弄到山上去了。雷游擊、王應襲看見那個道士術法高強，勢頭來得不好，未敢擅便，收兵回來，見了元帥，把道士的術法訴說一番。元帥道：「怕他許多不成。你們抖擻精神，和他殺上幾陣，不得贏他，再作區外。」兩個將軍應聲而退。

卻說金角大仙撈翻了張狼牙，撮進洞裡。三個大仙仔細看一看時，盡好怕人也！怎麼怕人？張狼牙本等是生得面如鍋底，鬚似

鋼錘。卻又被告水所迷，昏昏沉沉，不省人事，像個呆子一般，睡在地下。銀角大仙說道：「師兄，這個人好個軟綿團兒。」金角大仙道：「你只曉得軟綿團兒，你哪裡曉得此人性極剛強，萬死不屈。只為我的法水所迷，故此動彈不得。待我叫他醒來，你看看。」道猶未了，又是一口法水。張狼牙恰像個睡夢裡醒將過來。及至睜開兩隻眼，只見是三個道士坐在上面，一千毛頭毛腦的番兵站在兩旁。張狼牙欲待掙扎起來，渾身上下都是些繩穿索捆，肚子裡急不過，大叫一聲：「好大膽的道士也，你敢綁著我在這裡麼？快拿刀來殺了我就罷，少待遲延，我就崩斷了這些繩索，教你寸草不留。」

張狼牙這一場狠叫，金角大仙也有些懼怯。卻又笑了一笑兒，說道：「你不要這等急性。我還有個安樂窩，請你去坐一坐，嘗些安樂的滋味，你才認得我來！」張狼牙又惱起來，罵說道：「哪個認得你這等一個毛道士，尖嘴刮鼻，假充太乙，做醮唸經，過如主乞。」金角大仙說道：「這斯死在頭上還不省得，還在哂嘴哩！左右的把他送到新潮音洞裡去，待明日多拿幾個，一起開刀。」果真的一伙番兵把個張狼牙送在洞裡。只見到了裡面，陰雲慘慘，黑霧蒙蒙，無明無夜，不見些天日。一會兒，那一伙番兵各自散了。張狼牙心上一想，猛然間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就盡著平生的蠻力氣，狠是手腳一蹬，毛髮一豎，吆喝一聲，身上的繩索，就是刀斬斧斷的一般，齊齊的斷了。張狼牙好似龍魚脫卻金鈎釣，擺尾搖頭任兒游，一逕跑下山來了。

跑到寶船之上，拜見元帥，把前後的故事細說一遍。元帥道：「是個甚麼洞？」張狼牙道：「外面像是一個神座兒，轉到裡面就不見天地，不見日月星三光，離地獄門也只隔得一張紙的樣子。」王明道：「那洞外面可有個甚麼臺基兒麼？」張狼牙道：「像是個新砌的臺基兒。」王明道：「敢就是我們昨日弄喧的去所哩！」張柏道：「是了！是了！他們口口聲聲說道新潮音洞裡。」王明道：「若只是送在那裡，還好處得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好處得？」王明道：「只消小的跑進去就取將來，卻不好處得？」元帥道：「將計就計，在你們做個將官的身上。」王明道：「我們都曉得哩！」

到了明日，那三個大仙領了一千番兵，又是一擁而來，又是一字兒擺開，高叫道：「南朝再有哪個好漢敢來與我交鋒麼？」道猶未了，南陣上鼓響三通，吶一聲喊，早已閃出一員大將，一騎馬，一把月牙鏢，飛舞而來，原來是游擊將軍雷應春。未及臨陣之時，又是三通鼓響，喊上一聲，早已又閃出一員大將來，一騎馬，一桿丈八神槍，飛舞而來，原來是應襲公子王良。未及臨陣之時，又是三通鼓響，喊上一聲，早已又閃出一員大將來，一騎馬，一桿滾龍槍，飛奔而來，原來是武狀元唐英。未及臨陣之時，又是三通鼓響，喊上一聲，早已閃出一員女將，一騎馬，一張兩面刀，飛舞而來，原來是金紫夫夫黃鳳仙。四員大將四騎馬，四樣兵器，各逞其能，一齊吆喝道：「你這些妖道們，快來受死！」金角大仙道：「這叫我來受死麼？只怕你們死在頭上。你不信之時，你看昨日那個黑臉鬼，有個樣子了。」黃鳳仙說道：「昨日他們為你邪術所誤，你今日再敢來張開個毛嘴，噴出個臊水來麼？」金角大仙說道：「我就噴出來，你待如何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你噴出來試一試兒看看。」金角大仙果然就是一口水來，也指望昨日的樣子，擋著他骨軟筋酥。哪曉得黃鳳仙不慌不忙，取出一幅事布兒，名字叫月月紅。拿起來馬前一卷，那口水只當得洋子江裡撒撒尿，不曾看見！金角大仙看見這口法水不靈，連忙的把個金絲犬加一鞭。那畜生好不施設哩，口裡就噴出一道青煙，尾巴頭就撒出一路紅火，急走如飛，竟奔到黃鳳仙臉上。黃鳳仙不慌不忙，取出一根紮頭繩兒，名字叫錦纏頭，拿起來照前一晃，即時把個金絲犬纏住了四隻蹄爪兒，撲的一聲響，跌一個轆轤。那畜生跌一跌不至緊，卻早已把個金角大仙跌將下來，賣了個破綻。黃鳳仙的兩面刀其快如飛，照他的頸脖子上，已自插了一刀。金角大仙好苦也，一段是頭，一段是身子，喜得這個大仙到底有三分鬼畫符，黃鳳仙去撈他的頭，只見那兩眼珠子撐上兩撐，一張口呷上兩呷，一個頭猛空裡一飛，飛上在半天之上，悠悠蕩蕩，從從容容，如飛鳥盤旋之狀。黃鳳仙又去撈他的身子，那身子也又作怪哩，一跳跳將起來，跳在山崗頭上。一會兒，一個頭掉將下來，鬥著個頸脖子上，半點不差，黃鳳仙罵說道：「好毛道士！你要賣弄麼？」

道猶未了，銀角大仙馳驟而來，手裡拿著個如意鈎，照頭一擯。黃鳳仙擋他一刀，兩下裡撞得咕叮咕叮一聲響。黃鳳仙道：「你還要來，你的頭可斷得這一會麼？」銀角大仙道：「胡講！甚麼人敢斷我的頭來？」一邊講話，一邊撇起個如意鈎，撇在半空雲裡，喝聲道：「變！」那個鈎果真的一變□，□變百，即時間變做了一百口飛刀，喇喇的響，飛將下來。黃鳳仙看見，說道：「你還自稱為大仙哩！你哪裡真是個大仙？所行之事，都是些妖邪術法，敢到我老娘的眼前弔甚麼喉！」不慌不忙，腳底下解下兩隻腳帶來，名字叫做夜夜雙。拿起來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舞得就像個雪花蓋頂一般，連人連馬，那裡再看見些蹤影兒罷？那一百口飛刀，撞著的只是一響，一會兒都掉在地上，還是一個如意鈎。

銀角大仙看見解了他的術法，心上盡有些吃驚，說道：「這等一個女將，盡有些學問，不可小覷於他。」卻又掣過個如意鈎來，望空一撇，撇在半天之上，喝聲道：「變！」那個鈎一變，就變做一扇大磨盤，懸在半天雲裡，左磨右磨，磨來磨去，一下子掉將下來，竟壓到黃鳳仙的頂門骨上。黃鳳仙看見，罵說道：「好妖道，偏你有這許多的變化，偏我就不會變化麼？」不慌不忙，頭上取下一幅烏綾帕兒，名字叫做個劈頭抓。拿起來望地上一甩，也喝聲道：「變！」這個「變」，卻不是小可的，變就變做一座峭壁高山，拄天拄地的攔在陣前。你想一扇磨盤會打得個山透哩？輕輕的掉在山上，只當得個對江過告訴風罷了！銀角大仙沒奈何，只得收回個如意鈎去，意思還要變幾變兒。卻不奈這個山拄在面前何，兼且落日西沉，昏鴉逐隊，天昏地黑，不辨東西。假饒你會變，也是個臘梨變花枝，變不出個甚麼好的來，只得各自收兵而散。

回到洞裡，銀角大仙大怒，說道：「枉了我們六尺之軀，反不奈一個女人何？」金角大仙說道：「你的如意鈎千變萬化，怎麼不奈他何？」銀角大仙說道：「都是你輸了頭陣與他，故此到底不利市。」金角大仙說道：「你們脚本等不齊，只埋怨我的頭不齊哩。」鹿皮大仙說道：「當場不戰，背後興兵，這都是枉然的。到明日之時，二位師兄都請坐下，待貧弟去拿他過來，監他到安樂窩裡，泄了二位師兄之忿罷！銀角大仙道：「師弟哩！過頭飯兒難吃，過頭話兒難講也。難道你就拿得他來？」鹿皮大仙道：「貧弟若拿他不來，我就把這個六陽首級送了師兄罷！」銀角大仙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但是師弟拿得那個女將來，貧兄就把這個六陽首級送了師弟罷！都憑著大師兄做個證明功德。」

到了明日，南陣上這些將軍先去擺下了陣勢，只在牢等那三個大仙。鹿皮大仙騎了只雙飛福祿，飛舞而來，威風凜凜，怒氣衝衝，高叫道：「南朝那個潑婦，你還敢出來麼？」黃鳳仙喝聲道：「我兒哩！你叫我老娘做甚麼？」鹿皮大仙說道：「你這潑賤婢，你那裡識得我仙家的妙用。我饒了你這一刀之苦，你不如早下的馬受降麼！」黃鳳仙大怒，罵道：「這誅斬不盡的賊道！你不過是番國裡一個妖人，怎比得我們天朝的上將。你敢開口，說大話。我今日與你定個雌雄，拼個死活，你才認得我老娘來！」道猶未了，把手一招，南陣上飛出三員大將來：一個雷游擊，一騎馬，一把月牙鏢；一個王應襲，一騎馬，一桿丈八神槍；一個唐狀元，一騎馬，一桿滾龍槍。況兼黃鳳仙一口兩面刀，一個人當兩個，四面八方，一齊殺向前去。圈轉就殺做一個走馬燈兒的樣子，把個鹿皮大仙裹在中間。

鹿皮大仙也沒有了主意，怎麼沒有了主意？欲待廝殺，這些人勢頭來得凶，施展個手段不出，欲待吹葫蘆，急忙裡吹不及，故此就沒有了主意。因是蕩了主意，急忙的把個雙飛福祿加上一鞭，那福祿盡解得人的意思，一躍而起。剛起得一丈來高，黃鳳仙手裡取出一個錦纏頭來，照著它一擯。那錦纏頭原是個黏惹不得的，黏著就要剝番皮，惹著就要爛塊肉。饒你是甚麼搖天撼地的好漢，不得個乾淨脫身。莫說只是那個福祿，雖然通靈，到底是個畜生班輩。一個錦纏頭一擯，早已跌翻下來。黃鳳仙一肚子的怒氣正沒處去伸，抓過個福祿，就播一刀。一刀播下一個頭來，原來就是山上一野鹿，假充做個福祿，哪裡是真的？黃鳳仙越發識破了這個鹿皮大仙，高叫道：「你們都要抖擻精神，生擒這個妖道。要曉得他純是些邪術，只看這個野鹿便見明白。」眾人聽知黃鳳仙這一篇之詞，委果是雄了一個心，壯了一個膽，一片的擂鼓，一片的吆喝，搖旗的搖旗，吹哨的吹哨，好不英勇也！這正是先聲足以奪人之氣，怕他甚麼鹿皮大仙！鹿皮大仙起在雲裡，無計可施。剛要取出葫蘆來，黃鳳仙早就看見了，高叫道：「那賊道又在那裡要弄喧，要吹甚麼葫蘆哩！」即時吩咐，鳥銃、過天星兩點一般的打上去。原來鹿皮大仙不是真仙，只是些術法兒做得玄妙，卻又怕人瞧破他。因為黃鳳仙瞧破了，故此葫蘆就吹不起，又且鳥銃、流星一千火藥逼得慌，愈加吹不出。左不是，右不是，不覺得

又是紅日西沉，天昏地黑，只得各自散陣。

黃鳳仙連日兩陣，兩陣俱贏。回兵之時，元帥大喜，說道：「著意栽花花不發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誰想女兒國得這等一個女將，今日得他這等大功勞。」即時吩咐紀錄司紀黃鳳仙之功。黃鳳仙道：「三位將軍之功，末將不敢冒認。」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連那三個將軍一齊紀功。」那三位將軍又說道：「妖道尚在，末將們不敢言功。」元帥越發大喜，說道：「克敵之功，讓功之美，這四個將軍俱得之矣！即時吩咐安排筵宴，諸將慶功。到了明日，天尚未明，南陣上照舊是雷游擊、王應襲、唐狀元、黃鳳仙，各領了各人軍馬，擺成陣勢。唐狀元道：「今日又不知是哪一個賊道出來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一定還是鹿皮大仙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怎見得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他昨日一籌不曾展得，他豈肯服輸？一定今日還是他來。」道猶未了，山崗上一個道士騎著一匹白馬，飛一般奔下來，高叫道：「我夜來吃了你的苦，教你今日也吃我一場苦也！」道猶未了，一手拿出一個葫蘆來，信口一吹。

畢竟不知這一吹還是些甚麼術法？還有些甚麼厲害？還是贏還是輸？且聽下回分解。